

# 论毛泽东诗词的浪漫主义特色

杨青苗

(重庆巴蜀中学,重庆 400013)

**摘要:**作为诗人的毛泽东,继承我国优秀的浪漫主义传统,以远大的革命理想为主导,凭其广博胸襟、豪迈气概和宏伟构思,雄铸伟词,谱就伟大史诗。

**关键词:**毛泽东;诗词;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6)03-0111-06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作为政治家,他“指点江山”;作为诗人,他“激扬文字”。一生奋斗,一生作诗。堪称一代诗雄的毛泽东,其诗词创作绵延达半个多世纪,承载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丰富内容,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缩影,是时代的艺术再现——战斗历程化为一支支荡气回肠的壮歌,峥嵘岁月凝成一篇篇流光溢彩的华章。他在戎马倥偬、运筹帷幄的岁月里写下的诗词,扎根于现当代中国的战斗生活土壤,又沐浴着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雨露阳光,承继我国优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而发扬光大,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完美结合,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理想,杰出的共产主义者的博大胸怀,豪迈的革命气概和宏伟的艺术构思,凝聚中华民族坚毅不拔的现实奋斗壮志、慷慨纵横的浪漫求索雄心、英勇顽强的气概和意志、一往无前的胆略与气魄,发黄钟大吕之强音,吐山川日月之精华,展现了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的画面,表现出一代伟人自由意识的生命活动,矗立起一个从古典和谐到现代崇高的典型形象。特别是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使其诗词清雄旷逸,豪迈奔放,汪洋恣肆,款款铿锵,具有史诗美的壮阔、情操美的高洁、形象美的伟岸、哲理美的深邃、悲壮美的慷慨、意境美的隽永,气韵飞动而沉着,感情深厚而超脱,声韵和谐而铿锵。在他笔下,景色雄奇绚烂,场面浩大壮阔,气势磅礴宏伟,形象傲岸奇绝。夸张比拟浓墨挥洒,联想想象信马由缰,直以“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之势,谱写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为我国传统诗词开辟了一条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广阔道路,使这一古老而又有生命力的文学样式,焕发出青春的异彩,放射出新时代的耀眼光辉,成为文艺百花园中的奇葩。

## 一、江山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

毛泽东诗词继承了浪漫主义诗学传统,对自然与社会生活中的美予以概括和升华,把自然美与社会美融为一体,通过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自然美的艺术形象,表现社会美的内容,铸造着美的殿堂。

收稿日期:2006-01-09

作者简介:杨青苗(1963-),男,重庆铜梁人,重庆巴蜀中学高级教师,主要从事文学研究。

毛泽东诗词是情景交融的典范。大自然的山川湖泊、花鸟虫鱼、四季更替,在他笔下,生机勃勃,充满生命活力。一首首诗词简直是一曲曲春夏之颂歌,一声声秋冬之礼赞,一幅幅奇彩的画卷。在壮丽的图景里,饱含着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中国革命和祖国前途的关注,熔铸了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概和战斗激情。

深秋时节,独立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这是雄伟壮丽、恢宏开阔的秋色画卷,是充满了强烈动感、遒劲力度、浓烈色彩的立体的秋景画图:远望枫林染红群山,近看百舸争流碧江;仰视长空雄鹰高飞,俯瞰水底锦鳞游泳。宇宙万物蓬勃活跃,奋发自强,生机无限。大好秋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然而这不是单纯的秋色赋,这是主客观的统一,更是独抒性灵的个性色彩的浓重铺染:秋色里,充盈着剧变之动、拼搏之力,透视着顽强的生命动力;秋色里,蕴含着深邃莫测却又生生不息的宇宙意识,闪射出哲理的光辉。秋色里,有诗人对河山强烈的爱;秋色里,有作者对工农运动蓬勃兴起的欣喜和振奋;秋色里,更有抑制不住的愤激与感慨,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沁园春·长沙》)这是诗人博大胸怀和革命的凌云壮志的表现,也是诗人战斗激情的宣泄。他禁不住关注革命和祖国前途命运的澎湃心潮,“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沁园春·长沙》)。这里没有骚人墨客“悲哉秋之为气也”(宋玉《九辨》)的肃杀凄凉气氛,也扫除了“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声声慢》)的纤弱感情。“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刘禹锡《秋词》),他唱出了昂扬奋发的励志高歌,达到了美与力的完美融合。

仲夏之际,重过大柏地,但见“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弹洞前村壁”,“今朝更好看”。在战斗的间隙里,诗人来到经过战斗洗礼的根据地,这里骤雨初歇,夕阳西照,彩虹当空,关山青翠,这绚丽的风景图画,烘托出整个革命根据地的欣欣向荣。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蕴涵着对人民战争的欢欣和喜悦,洋溢着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此时此刻,“当年鏖战急”的情景又重现眼前,墙壁上的弹痕还历历在目,这是工农红军英雄战迹的记录,是根据地经受战争洗礼的标志,是当年沸腾生活的见证,是革命战争的尊严和骄傲,“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

看”。大柏地绮丽风景,不惟是自然风光的妩媚动人,更在于它凝聚着战斗的光辉。(《菩萨蛮·大柏地》)

道眼前壮丽景,抒胸中豪迈情。景因情更壮,情随景益豪。道眼前景,毛泽东是一位丹青妙手,横看东西南北,纵观春夏秋冬,调和五颜六色,随意点染——青山绿水,白雪红日,黄花紫燕,碧江彩虹,直把祖国的江山描绘得绮丽多彩,斑斓夺目,分外妖娆。抒胸中情,毛泽东是一位历史的巨人,高瞻远瞩,气势磅礴,胸襟广阔,激情横溢。古往今来,凡志趣超群、抱负高远之士,常常览物抒情,慷慨言志。特别是在登高放眼天地之间时,长时间积蕴的关于生活的艰辛、社会的忧患、天地之巨变等方面的感触,就找到了最佳的突破口,或诵于口头,或泻于笔端。如曹操之《短歌行》,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陈子昂登上幽州台,万端感慨化成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名句;杜甫登高吟唱“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叹时运之不济、人生之短促。而毛泽东凭其革命者的胆识和胸襟,直视眼底世界,让祖国的山川闪耀着壮丽的光彩,跳荡着磅礴的生命。康德说:“粗犷的、威胁着人的陡峭悬崖,密布苍穹、挟带着闪电惊雷的乌云,带有巨大毁灭力量的火山,席卷一切、摧毁一切的狂飙,涛呼海啸、汹涌澎湃的无边无际的汪洋,以及长江大河所投下来的巨瀑,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那巨大的威力使得我们抗拒的力量相形见绌,渺不足道。但是,只要我们在安全之境,那么它们的面目愈是狰狞可怕,就对我们愈是有吸引力。我们欣然把他们称为崇高,那是因为它们把我们灵魂的力量提升到了那样一种高度,远远地超出了庸俗的平凡,并在我们的内心里发现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抵抗力量,它使我们有勇气去和自然这种看来好像是全能的力量,进行较量。”可以说,毛泽东诗词中这种能够提升我们灵魂力量的自然景观随处可见:“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七律·长征》),“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七律·到韶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越上葱茏四百旋……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七律·登庐山》),“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七律·答友人》),“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七律·洪都》),“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七律·和周世钊同志》),“万木

霜天红烂漫”(《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赣水苍茫闽山碧”(《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战地黄花的灿烂、残阳如血的绚丽、乱云飞渡的从容气象、腊梅傲雪的俏丽姿态，如同一条五彩缤纷的长长画廊，直把人引入中国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奇峰异景之中。

## 二、浮想联翩，连类无穷

毛泽东诗词思想容量大，艺术境界深，把浪漫主义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

看雨后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一道七色光环横贯长空，色彩艳丽，但作者并未停留于此，继用美妙的想象：“谁持彩练当空舞”，采用虚拟的手法，化静为动，活画出天上彩虹轻盈高洁、欢腾跳跃的形象。(《菩萨蛮·大柏地》)

面对莽莽昆仑，诗人豪气勃发，大胆想象，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截为三截”。(《念奴娇·昆仑》)

横渡万里长江，极目远眺，楚天辽阔，诗人更是浮想联翩，想到了孔子在河边喟叹时光匆匆：“逝者如斯夫！”眼望“风樯动，龟蛇静”，胸中“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大桥凌空飞架的图景才下眉头，三峡水利工程的蓝图又上心头：“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展现出一幅壮丽神奇的理想图景，这是宏伟的远景规划，是中国人民治理长江的伟大气魄和丰功伟绩。想到祖国日新月异，诗人又生遐想：“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想象丰富，连类无穷，意境瑰丽，绚烂神奇。(《水调歌头·游泳》)

目睹北国风光，冰封雪飘，惟余莽莽。在这天低野阔的雄奇背景之上，诗人抓来大山高原，把它们刻画成“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极具奔动感的大自然雕塑；又采用比拟，赋予它们以勃勃雄心：“欲与天公试比高”。更发挥独特的想象，以浪漫的笔调劈出奇境，幻化出雪霁日出，日光雪色交相辉映的壮丽景色：“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眼望长城内外，风景这边独好；俯视万里江山，江山如此多娇。面对风光无限的大好河山，毛泽东思接千载，纵览百代，统一六国的秦始皇，抗击匈奴的汉武帝，中兴唐代的唐太宗，平息动乱的宋太祖，耀武扬威的尚武帝王成吉思汗，涌上心头，尽纳词中，雄视千古的豪情流于笔端，横绝六合，扫空万古。(《沁园春·雪》)

毛泽东是一个政治上理想崇高、思想上抱负深远的睿智者，也是一个富于人间情感、饱含深情的热血男儿，在其诗词里也不乏叙写亲情、友情、爱情的“情诗”。但这类古来缠绵婉约的题材，在毛泽东道来也有着奇思妙想，呈现瑰奇意境，极富浪漫情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闻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蝶恋花·答李淑一》)把人间可歌可泣的真人真事同天上美妙感人的神话传说机智而自然地结合起来，驰骋幻想、凭借想象而描绘神奇壮美的虚幻境界，一扫灰色阴霾，绝无历来悼亡诗的颓废余韵，浪漫情操毕见。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七律·答友人》)使用古代神话传说，幻想出优美图景，怀无边逸兴，富浪漫诗意。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虞美人·枕上》)大胆新奇的比喻、夸张，较之李易安的“唯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武陵春》)、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更呈豪壮奔逸之姿。

## 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毛泽东诗词浪漫主义特色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渊源。毛泽东出生在湖南一个群山环抱着翠绿的田园山冲——韶山。湖南山川峻伟，韶山青山绿树。秀丽的景色陶冶着他，连绵的群山感染着他，使他“既有山地人的特性：粗陋、朴实、反叛精神和英雄豪杰意识，又继承了平原人的传统：热爱读书、擅长组织和关心世事，是山岭的粗犷和平原的柔和相结合的地地道道的湖湘子弟”(《毛泽东传》)。惟楚有材，屈贾辞赋又奠定了楚国人才辈出的深厚基础。地灵人杰，钟灵毓秀，培育出一代诗雄毛泽东，自然之理。他能吟出气吞云梦，波撼洞庭的佳句也在情理之中。惟其如此，毛泽东诗词中的景，都绚烂多彩，“高山的形象总是宏伟壮丽，桀骜不驯，无往不胜”的。(《毛泽东传》)恰如《十六字令》曰：“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身兼革命统帅的伟大诗人毛泽东对大自然的艺术掌握可窥一斑。

中外文化为男子设定的生命价值标准是拼搏、奋击，这种标准由文化灌输给男性又被男性内化为

本能性质的男性角色意识,在男性心中培植起以事业的成功为最大幸福、最高价值的信念。毛泽东作为一个有志青年对理想的奋力追求也不例外。他出生于那个风云际会的历史时代,时代的使命赋予了他非凡的政治抱负和人生志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他以天下为己任,征腐恶,挽狂澜,转乾坤,主沉浮,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心灵的空间,价值的魅力,生命的源泉都充溢着毛泽东一种博大恢宏、奇姿纵肆的激情与张力,这种强大的内驱力外化而成革命的浪漫主义诗风。他以诗人兼哲人的独特禀赋,仰观宇宙星辰,俯察万物山川,透视历史,洞察世事;以推倒一切之大智大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成为中国诗坛上一曲品格——个性强烈、色彩斑斓的绝唱,于雄浑豪放之间,自有一股扭转乾坤之势。毛泽东的诗词绝大部分是他经历的历史时代革命和建设的艺术反映;同时,也满怀激情地表达了革命和建设的远大理想,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因此,他的诗词,无论是记述事件,描绘景色,还是议论哲理,抒写情怀,都高屋建瓴。深邃的革命目光,坚定的革命精神,崇高的志趣,以及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状态,是他作品的思想精髓。这也是形成毛泽东诗词浪漫主义特色的主要因素。

正是有了崇高理想的主导,一脉相承的就是“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咏蛙》)的霸气和“粪土当年万户侯”(《沁园春·长沙》)的豪气。有了必胜信念的充盈,展现的就是“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答友人》)“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卜算子·咏梅》)的令人神往的美好意境,预示的就是“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念奴娇·昆仑》)的发展前景与趋势。有了“慨当以慷”的高格,就时时迸发出惊天动地、振聋发聩的强音:“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二次围剿》)、“敢教日月换新天”(《七律·到韶山》)、“玉宇澄清万里埃”(《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七律·冬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水调歌头·重上井

冈山》)、“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天河”(《七律·送瘟神》)、“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念奴娇·昆仑》)。

文章自古惟练达,诗赋由来志慨多。有情而著之于诗,诗主性情而言志。毛泽东诗词的浪漫是和他的精神世界水乳交融,相互渗透的。

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说过:“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文学艺术的本身以及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万物之母”的有机组成部分。诗歌是精神世界,是观念形态,是一种自由意识活动,是形象思维依照美的规律来造型,是人类依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生产并且能够到处适用内在的尺度到对象上去。因此脱离了现实生活,脱离了生产实践,便失去了诗歌的创作源泉。毛泽东从韶山山沟走来,历经求学、革命一系列实践过程直至定鼎,其间跌宕起伏,一路且行且歌。历史上没有一位诗人经历过像毛泽东所经历过的那样曲折复杂的斗争,更没有谁取得过像他那样的辉煌业绩。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选择了那段特定的历史,形成了主体与客体的稳合——历史给了毛泽东激情,历史演变的波澜壮阔也给了他独有的创造灵感和非凡的写作方式,革命生涯丰富的经验和真切的感受,给他的作品提供了深刻的革命政治内容,坎坷的政治游程和特定的时代生活赋予他艺术创造以深广的生活泉源。毛泽东诗词的根须就深深地植于风起云涌的历史背景、火热的战斗生活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土壤中,“昆仑之巅,长城之墙,仿佛是他胸中的笔;华夏大地,高天厚土,仿佛是他笔下的纸;黄河的水,长江的浪,仿佛是他纸上的墨。炮声隆隆,千里莺啼,是诗人诗中的平仄和韵脚;万丈长缨,百舸争流,是诗人诗中的遣词和意境;屹立山顶的松,扎根原野的草,翔飞中天的鸟,游弋江湖的鱼,还有那一年四季无比绚丽的花,从南到北迎风招展的旗,这千般风情,这万种生灵,便是跳动在诗中的字符。”(《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触景生情,情动辞发,自然倾吐,就“像爆发的火山一样,红光冲天;像奔流的巨瀑一样,浪花飞溅!出口成调,大气磅礴,豪迈精深”(冰心语),充满阳刚之气,理所当然地成了新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史诗,堪称一代风流的一代绝唱,壮丽国度的壮丽诗篇。

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吸纳整个人类文化所蓄积起来的精神滋养,在我国源远流长、英才辈

出、成就辉煌的浪漫主义传统这片肥沃的土壤里广收博览,在诗词传统的源头活水中搏击风浪而成长和崛起,形成一道泱泱乎无决尽的诗的长河。胸有百万雄兵,掀起笔底波澜。他把孔子、屈原、曹操信手拈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水调歌头·游泳》)、“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七绝·屈原》)、“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浪淘沙·北戴河》)。他把寓言、神话、历史故事收之笔下:“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七律·送瘟神》)、“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七律·登庐山》)、“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水调歌头·游泳》)。他把功业赫赫、名垂史册的古代帝王,叱咤风云、所向无敌的当代英雄尽纳词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沁园春·雪》)、“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七律·长征》)。可谓“搜尽奇峰打草稿”,给了改造,加进了新的内容,承继前人又超越前人:

同是黄鹤楼,唐朝崔颢来过,他幽幽叹道:“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毛泽东也来了,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黄鹤楼头,鹤去人空。黄鹤楼下,江山依旧。江山依旧,却已时过境迁;江山依旧,却是山雨欲来。国民革命的成败命运,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关口。一种回天无力的苍凉、痛楚和悲怆,在毛泽东胸中浸漫着。本是春色开朗的荆湖形胜,也变得凝滞、枯涩起来。于是,人们听见了诗人的吟哦与呼喊”(《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他就吟哦呼喊在连李白都摇头叹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菩萨蛮·黄鹤楼》

一个是“悠悠”“历历”“萋萋”,一个是“茫茫”“沉沉”“苍苍”;一个是故乡何处,一个是黄鹤何去;

一个是愁云惨淡,一个是心潮浪高;一个关乎个人际遇,一个关乎革命命运——黄鹤楼见证了二人思想境界的高下。

同是梅,在陆游笔下,它生长在驿道外断桥边,在日暮黄昏中独自开放,有孤苦难言的寂寞;在风雨中凋零以后,即使“零落成泥碾作尘”(陆游《卜算子·咏梅》),仍然孤芳自赏。而毛泽东所写的梅花,即使大雪纷飞,冰冻百丈,仍在悬崖上争妍斗俏;她只是春天的信使,却不与群芳争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卜算子·咏梅》)。陆游以梅自喻,言其怀才不遇、抱负难施而倍感孤独寂寞;毛泽东则反其意而用之,托梅言志,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斗争、充满胜利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一样的梅花,一样的《卜算子》,作者的思想情感大异其趣,只因一个在中国的宋朝,一个在当代的中国,一个是壮志难酬的陆放翁,一个却是扭转乾坤的毛泽东!

被余光中誉为“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太白诗仙,有《忆秦娥》一词:“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坝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较之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来,则气为之夺也:“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前者颓沉衰飒,后者豪壮奋发——生命气象天差地别,所呈现的人生理念、精神内核也就迥乎不同。

清沈德潜在《说诗碎语》中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毛泽东当作如是观之。毛泽东诗词对我国的古典诗词进行了革命,他使旧体诗词这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学样式洋溢着新时代的生活气息,富有新的生命力而成为战鼓和号角,成为唤起群众、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和打击敌对势力的有力武器,使之闪射出革命的锋芒。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柳亚子《沁园春·次韵和润之咏雪之作不尽依原题意也》)毛泽东诗词写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英雄面貌,展现了伟大的革命时代,其思想内涵前人不可比拟,其思想境界前人无法企及,而其无产阶级的宏伟豪情古人难以望其项背。“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郭沫若语)。“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

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冀《论诗》)毛泽东诗词屹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把我国源远流长的浪漫主义传统推向了新的高潮,它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 毛泽东诗词集[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3] R·特里尔. 毛泽东传(修订本)[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4] 张钟,等. 当代中国文学概观[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5] 张诚. 毛泽东的诗与人生[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 On the Romanticism Characteristics of Mao Zedong's Poetry

YANG Qing-miao

(Chongqing Bashu Middle School, Chongqing 400013, China)

**Abstract:** As a poet, Mao Zedong inherited our country's excellent romanticism tradition. Taking the revolutionary ideality as the leading, with the width of mind, revolutionary sweep and remarkable conception, he wrote many great poetry.

**Key words:** Mao Zedong; poetry; romanticism

## 中国高校社科学报百年华诞 重庆大学社科学报跨入百强

百年经雨凭风行,学桴济舟日日新。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学报自第一本学术性期刊——《学桴》创刊以来,已经走过百年风雨历程,其间经历过末代王朝的覆灭,也经受过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更饱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血与火的考验。

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学报百年庆典于2006年5月17-20日在自古有“人间天堂”美誉的苏州大学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既有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刘建生、中宣部出版局期刊处处长张贤明、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徐维凡、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世康等主管部门领导,也有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理事长龙协涛及各理事单位的代表,共计300余人。大会除共同回顾中国高校社科学报百年艰辛历程及交流不同层次学报办刊经验之外,还隆重颁发了“百强社科学报”、“百种特色栏目”和“百佳社科学报工作者”等荣誉证书。

在颁奖大会上,《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获得全面丰收,编辑部负责人代表重庆高校社科学报界上台领奖。《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首次获得“全国百强社科学报”荣誉称号,并列入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区域开发”栏目进入“全国百种特色栏目”行列,编辑部游滨同志获得“全国社科学报优秀编辑”、傅旭东同志的论文《学术评价与学术期刊分级》获得“优秀编辑学论文一等奖”等奖励。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十年来,坚持“繁荣学术、服务社会”的办刊宗旨,不断改革创新,赢得了学术界、学报界的肯定。学报历经多次改版,目前已发展成为大16开本9个印张的综合性学术双月刊,其转载率于2003年和2004年在全国综合性大学学报中分别排第57位、第40位,2004年被引频次在全国高校学报中排名第37位。据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年度报告,2003年以来的影响因子分别为0.1067、0.1931、0.304,上升趋势明显。可以预计,《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将以进入全国百强社科学报为契机,继续坚持既定的办刊方针,不断改革进取,为重庆大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繁荣作出更大贡献。